



新魂

● 张广平 著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 034 3609 5

战魂

张广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战 魂

张广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插页 9 字数 352,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000

统一书号: 10094·525 定价: 2.1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战火催人……………	(1)
第二章	革命伴侣……………	(10)
第三章	激战前夜……………	(21)
第四章	毁灭的路……………	(36)
第五章	派兵捕俘……………	(51)
第六章	阵地之家……………	(67)
第七章	仙登初恋……………	(80)
第八章	前线相逢……………	(94)
第九章	敌后插刀……………	(109)
第十章	智擒格鲁……………	(123)
第十一章	虎川历险……………	(137)
第十二章	留下的心……………	(149)
第十三章	生离死别……………	(161)
第十四章	落入虎口……………	(174)
第十五章	三审格鲁……………	(192)
第十六章	赵华失踪……………	(212)
第十七章	魔鬼嘴脸……………	(225)
第十八章	往事回忆……………	(243)
第十九章	转移途中……………	(258)

第二十章	魂断江崖·····	(272)
第二十一章	刀劈洛基·····	(283)
第二十二章	中华儿女·····	(295)
第二十三章	神枪妙手·····	(311)
第二十四章	艰难时刻·····	(324)
第二十五章	用兵如神·····	(338)
第二十六章	一道难题·····	(353)
第二十七章	掏心挖胆·····	(368)
第二十八章	情人无情·····	(380)
第二十九章	疼在心上·····	(401)
第三十章	悲剧角色·····	(419)
第三十一章	川口大捷·····	(437)
第三十二章	嫁祸于人·····	(454)
第三十三章	江岔凯歌·····	(468)
第三十四章	进军夏川·····	(487)
附 记	·····	(496)



第一章 战火催人

她心里乱得有些发慌，在炸弹底下生孩子，多么不是时候。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更大胜利，大家都在日以继夜的忙着支前，自己却躺在家里“坐月子”。志愿军赵队长还安慰她说：“玉顺同志，你要有耐心，这也是对战争的重要贡献呢！”嗨，真有意思，等小家伙长大了，也跟上他当人民军的爸爸玄哲去打仗，消灭侵略者，战争能打到那个时候吗？……玉顺正想着，忽然传来一阵炸弹爆炸声，窗棂上闪过几道刺眼的光，她不禁心里一怔，担心云岭什么目标会遭到敌机轰炸，忙爬到窗口向外边张望。天色刚刚发亮，仲夏的早晨雾气很重，除了偶而闪过几道火光，一切都埋在滚动的浓雾里。

院子里静悄悄的，阿妈妮蹲在台阶下收拾着从菜地里拔回来的几个水萝卜，爆炸声传来，（战争中的各种声音她听的太多了）她不在意地朝大门外扫了几眼，又低下头用那把弯柄镰刀削萝卜根子。她每天都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洗衣服，收拾锅灶，打扫院子，绑扎担架，到河边顶水。云岭刚解放那阵，志愿军严团长的指挥所就在那里。她给同志们打柴，做饭，护理伤员，开设“茶水站”，有时还要到前沿去运送弹药物资和转运伤员。她从不叫苦，还感到心里快乐。指挥所挪到山前坑道里去以后，她也断不了去。她把志愿军看成了自己的儿女，

离开了就想，谁要是受了伤，或者上了前沿，她总是挂在心里。她一边削洗着菜，一边自语地说：“和谈和谈，都一年多了。侵略者的话，全是鬼话！嘴上喊和平，心里想战争。”

玉顺听不清，问道：“阿妈妮，你在和谁说话呀？”

阿妈妮砍掉一个萝卜头，舒展了一下腰板，说道：“和鬼。在三八线那边！”

玉顺笑着说：“他们听不到，阿妈妮。”

阿妈妮往后理一把鬓角的白发，提高嗓门说：“发狂的鬼最不爱听人的话，他们就是这样！”

玉顺笑出了声：“阿妈妮，我听到厨房里有啥东西响，该不是锅灶被炸弹震翻了吧？”

“我去瞅瞅，这些该死的飞贼们！”阿妈妮说着提起裙子走进厨房。一只放在柴堆上的水罐被震得滚到了灶门口，水浸灭了一片火，“哧哧”地冒出一股股烟气，她把罐子放到灶台旁边的木板上，把锅里煮好的稀饭盖严，收拾好一碟子酸菜，走到院子里说：“赵队长说回坑道叫醒小英子，处理一下卫生队的事，到兵站领点东西就回来。唉，快一个时辰了，怎么还不见转来？真叫人担心呢！”

玉顺想起来心里很不安，为了给自己接生，辛苦了志愿军，白天黑夜地守着，将来拿什么报答亲人呢。想到这里，她说：“阿妈妮，生孩子这样难，我真不想生了。”

“傻孩子，这是由你能定的事？难产都是这样熬煎人。我生玄哲的时候，也是在打仗，我是游击队的交通员，住在山洞里，正遇到日本鬼子搜山……”

“那真难为你了，阿妈妮。”

“转移了三个山洞才生下玄哲。”阿妈妮见玉顺抿着嘴发

笑，心想给儿媳妇说这个干什么呢，忙转了话题：“你躺着不要乱动，我去找赵队长来吃早饭，叫她到咱们家好好睡上一觉！”

阿妈妮出了大门，朝云岭山前志愿军驻地走去。

敌机轰炸了公路口，很快就被战士们和赶来的民工修好了。赵华从阿妈妮家出来路过时正好遇上，也参加了抢修公路。任务完成了她才和大家告别往卫生队走去。

赵华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新的军装。腰间扎着条印着图案边的牛皮带。红脸膛，细鼻梁，双眼皮，黑眼睛。她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年纪，却象她快四十岁的丈夫严守国一样老练。她来到设在团指挥所左边山沟里的卫生队。伤员不多了，除了计划后送的重伤员，都准备重返前线。对每一个伤员，她总是认真检查和进行护理治疗。她一进病房，大家都活跃起来，伤也好象不那么疼了。

“英雄八连”的胖子排长杨八武，早就在卫生队蹲不住了，一见赵华，一骨碌跳下铺，粗嗓门喊道：“赵队长，象我这样的棒身体，一点伤象蚂蚁咬了一口，硬是让雷环拉扯来的。俺已捎信给连长，说后天准回去。听说江岔峰石头硬，修坑道的工具供不上，我们的‘坑道兵工厂’可忙了，我得早点回去打铁呢！”他边说边挥动粗膀子，逗得赵华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赵华了解杨八武，也算是团里有名的英雄人物，外号人称“杨老八”。她说：“杨老八，我规定三条，你若能做到就可以出院。”

杨八武高兴的大嘴一咧：“头一条！”

“回前沿不能跑得太快！”

“中，中啊！”

“一周内不准抡铁锤，预防伤口挣裂！”

“这……这个嘛，那第三条呢？”

“十天内不准要求到敌后侦察，不能使用重武器……”

“天爷爷哎，俺不走啦！”杨八武一屁股坐在铺沿上，噘着嘴直喘粗气。

赵华说：“这么说，我就不填写出院证啦？”

杨八武又跳起来：“填填填。赵队长，你是一位好军医，连彭总都表扬过你。咱们全团同志，还有朝鲜战友，谁不知道你心肠热，能体贴人，能理解同志。你就行行好，把第三条去掉吧！”

“不行，那是原则问题！”赵华眨动着一双大眼睛。

“俺的天爷爷哎，好厉害。哼，等严团长从开城回来，看我不告你的状！”

赵华处理完病房的工作，往自己的住处走。她感到眼睛里涩得象刮进沙子一样难受，上下眼皮直打架。她用拳头捶打额头，仍难摆脱缠人的困倦。她向后理了几把被晨风吹乱的头，作了几个深呼吸，脑子里才清醒了许多。她住在团指挥所旁边的半条坑道里。是管理股专门为她 and 严团长安排的。严团长不在家，她就和朝鲜孤儿小英子住在一起。小英子的父亲牺牲在前线，母亲在云岭解放前夕被侵略者卡斯杀害在万人坑里。有一天金达里遭受敌机轰炸，小英子住的草房被炸得起了火，她被烧得昏迷过去，幸好被路过的志愿军抢救出来，抱着送到卫生队交给赵华，收养在卫生队里。

赵华回到住处，小英子还没有醒来。她站在铺前，久久地注视着甜睡的孩子。小英子长得很可爱，一双大眼睛，薄嘴

唇，宽鼻梁，细长的眉毛，苹果似的脸蛋。她喜欢唱歌跳舞，爱听英雄故事。虽然十岁刚过，却很懂事。在医生护士们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学会了中国话，会写不少汉字，成了卫生队的“义务”翻译。烧伤刚治好，她就到病房里帮助做事，倒便盆扫地，打洗脸水端饭送药，很象一名小工作人员。赵华非常爱她，她更把赵华当成母亲。赵华亲着小英子，就象亲着在祖国的小女儿一样激动。……

赵华正想着，小英子翻了个身醒来，见赵华亲切地望着自己，忙爬起来说：“阿妈妮，天亮了 you 才回来，快躺下睡一会吧！”说着就拉赵华休息。

“妈还有事，要去玉顺姨家。”

小英子只好起来，她收拾完铺盖，端来洗脸水。干着活给赵华说，她梦见玉顺姨生了个白胖弟弟，把赵华逗得都笑出了眼泪。洗过脸之后，小英子到病房去帮忙了，赵华来到山沟深处的兵站，准备领些东西回去。

兵站站长耿荣贵是一位留着短胡子的人，一心为前线服务，是后勤战线上的老模范，曾经冒着敌机轰炸冲进烟火里抢救军用物资而烧伤半边脸，荣立了一等功。去年国庆节，他还和严团长一起回国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呢。

赵华和他打过招呼，提出要领点红糖和小米。耿荣贵是个倔脾气，爱喝点酒。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空酒瓶子，说：“赵队长，你别给我出难题。物资虽多，计划以外的谁要也不行！”

随着战局的好转，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赵华见山沟里许多地方都堆满了物资，笑着说：“耿站长，你的日子越过越富了，还这么小气啊！蛋粉罐头的能给一点吗？”

耿荣贵挠挠胡子说：“赵队长，你净想好吃的，啥时候嘴学馋了，哎，该不是有喜了吧？”

“有喜又怎么样？”

“女同志特殊情况上级有规定嘛。填写领取物资表吧。几月生？”

“快啦！”赵华忍住笑填写了玉顺的名字。

耿荣贵接过表一看，说道：“赵队长，你真会胡弄人。好，玉顺有喜事，咱们也高兴！”他说着把准备好的红糖、蛋粉、罐头、小米等交给了赵华。赵华说：“哎，耿站长，你的酒瓶子又空啦？可要少喝点，小心挨揍！”

耿荣贵爱喝酒大家都知道，据说在国内还为此受过批评。他嘿嘿一笑说：“放心吧，除非有高兴的事，我一般不喝！”

赵华往回走，路上遇到了阿妈妮。老人一见这么多东西，很是感激。她也还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志愿军宁可挨饿，把炒面节省下来支援给群众。想起这些事，她眼里就涌出两汪热泪。赵华说，“阿妈妮，志愿军到了云岭，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你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啊！”

玉顺正在焦躁不安，看到赵队长和阿妈妮回来，才感到心里踏实。赵华先把东西放到厨房里，然后在门口脱掉鞋子，进屋见玉顺靠在窗口朝外望，忙说：“快移到里边去，小心着凉！”

玉顺往里挪动了几下，不好意思地说：“赵队长，时间过去了，还不见生，这一定是个调皮鬼。战火在催人，可他一点不着急。不会出什么事吧？”

赵华安慰她说：“不要怕。我生过三个孩子，体会到人的精神很重要……要沉住气！”

玉顺说：“赵队长，你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

赵华本来不想提起那些令人心碎的往事，可话到了这里，她回忆着说：“我怀孕过三次。那时候中国正在打仗，先是抗日战争，接着是解放战争。头两个孩子是在野外和监狱里生的，都没活成。第三个孩子生在窑洞里，生完就去打仗了……”

“你真坚强，赵队长。”

“人，到什么环境说什么话。”

玉顺连连点着头。她很崇敬赵华的精神。她问道：“那你的孩子呢？”

“生了不久就交给群众了。”

阿妈妮摆好了小方桌，端出几碟子小菜，铜勺白筷子擦得很亮。她又盛好了大米稀饭，喊着让赵华吃。赵华紧张地忙了一夜，也感到肚子里空了。再说，不吃上一点，热心好客的主人会生气呢。

赵华刚吃完一碗饭，山角突然传来防空枪声，接着是刺耳的飞机马达声。有战斗经验的赵华，知道事情不好，阴谋扩大战争的敌人，为了配合他们在前沿发动的攻势，又来进行狂轰滥炸了。想到这里，她放下碗筷，说道：“阿妈妮，快收拾东西，这里不安全，玉顺需要转移地方！”

敌机投炸弹了，小草屋被震得嗦嗦抖动。阿妈妮推开木门往远处一看，晨雾早已消失，云岭上空布满了一层闪动的黑点子，气愤地骂道：“这些该死的飞贼，人家生孩子，也来破坏捣乱。鬼东西们不得好死！”

“往哪里转移啊？”玉顺问道。

“坑道里。”赵华果断地说。

阿妈妮说：“这又要麻烦同志们了。”

赵华和阿妈妮扶着玉顺转移，滚动的烟尘扑到脸上，呛得人透不过气。敌机象发了疯，擦着山头横飞，难听的怪叫声直刺人耳。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云岭，兵站周围山头上的高射炮部队投入了激战。有两架敌机，随着“嘟嘟嘟”“哒哒哒”突起的枪声，拖着烟火栽到山后去。赵华他们转移到半路，阿妈妮家的那间草房就被敌机炸得起了火。阿妈妮气愤地只骂敌人。玉顺紧紧捏着赵华的手，黑眼窝里涌出两汪泪水，感激地说：“赵队长，你救了我们一家啊！怎么感谢志愿军啊！……”

赵华说：“别这么说了，咱们是姊妹，都是一家人啊！”

玉顺被安置在坑道里。经过这一阵子折腾，她感到腹内阵疼加剧。赵华知道生的时间快了，又让小英子叫来几个护士当助手。玉顺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珠，大口地喘着气。……

敌机轰炸由公路山麓延伸到山头上来，炸弹不时落在坑道顶上边，震落着一层层碎土。玉顺正在分娩，不料一颗炸弹落在坑道口，烟尘在黑暗中滚动，坑道口被堵住了。

“同志们，赶快抢救！”团政委解东方很快组织起人抢挖坑道口。为了救战友，尽管敌机还在轰炸扫射，大家忘记个人安危，在紧张地战斗着。山坡上流下来的几股松土，埋住了政治处主任刘庆亚和一名战士，他俩用劲拱了出来，变成了土人，可耳朵、鼻子和嘴里的土还没掏净，又拿起铁锹挖坑道。坑道口全挖开了，里边传出玉顺已经分娩的消息，是个白胖小子，大家都非常高兴。

“怎么听不到婴儿叫啊？”

“是啊，头一声哭叫可好听啦！”

同志们在坑道口一边擦汗，一边议论。

事情的确出人意外，婴儿出生之后，小脸蛋被憋得青紫，小胳膊腿蹬打得很有劲，却哭叫不出来。

赵华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医生。经过细心检查，婴儿喉咙里卡了一口痰，所以才呼叫不出声来。这口痰如不很快排出来，是很危险的。时间，对婴儿来说，就是生命啊！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决不能让新的生命淹没在战火里。她知道眼下唯一能救婴儿脱险的办法是用嘴把婴儿喉咙里的痰吸出来。她忘记了个人的一切，对着婴儿蠕动的小嘴，轻轻地俯下身去。……

静静的坑道里，人们屏住了呼吸，静得能听到每个人心脏的跳动。

阿妈妮的手紧紧捏着衣角。

玉顺轻轻咬着有点苍白的嘴唇。

忽然，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叫声，打破了坑道里的沉寂。啼叫声是那么清脆，那么响亮，那么悦耳！它使人心花怒放！

玉顺眼里滚着热泪，紧紧地抱住了赵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样的情谊，就是千言万语，也难说尽。她心里在响着：

“咱们是姊妹，都是一家人……”

阿妈妮擦擦赵华额上的汗水，叫给孩子起个有意义的名字。玉顺想了一会，说：“孩子多亏赵华队长抢救，我想给他起个‘小华’的名字，你们看好吗？”

阿妈妮连连点头，来祝贺的人也都说好。

大家正在高兴，解政委走进来又告诉了同志们一个好消息：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要来了，分配到云岭部队慰问的代表里还有本团“英雄八连”副连长牛勇的未婚妻田娥呢。……

第二章 革命伴侣

吃过早饭后，赵华检查完病房，把一包收来的脏衣服和纱布绷带放到洗衣盆里，准备端到河边去洗。

这几天，赵华要照顾玉顺，参加给群众修盖房子的劳动，又组织干部战士及伤病员打扫卫生，剪纸贴字写标语，准备欢迎祖国亲人。她虽说很忙，但看到驻地焕然一新，充满了节日气氛，感到格外愉快。今天，她要抓紧把伤病员换下来的衣服洗出来，让他们穿得干干净净欢迎亲人。

小英子跟惯了赵华，平时总是形影不离。小英子“妈呀”“阿妈妮”地叫得甜，赵华“孩子”“英儿”地呼唤得亲。她昨晚跟赵华值班护理重伤号睡的迟，赵华想叫她多睡一会，上午在家休息，她说啥也不干。爬起来小辫子没梳，象只麻雀似的叫道：“妈呀，我一点也不累。看看你的眼睛都熬红了。严伯伯回来看到，准得批评你哩！”

小英子的话使赵华想起丈夫，说不上心里升起一股什么样的感觉。她望着小英子笑了笑，说：“不会的，他不会批评我。”

“为什么？”

“因为他的眼睛比我熬的还红呢！”

小英子沉默了一会，想起赵华昨晚给她讲的一个故事，说

道：“妈呀，那天夜里在黄河里差点翻船沉到水里去的姑娘，还有救了她生命的叔叔，我能见到他们吗？他们现在在哪里，给我说说吧！”

“英儿，你真聪明。”赵华给小英子梳着头说：“你听故事都入迷了，睡了一夜还没忘记。说起来话很长，等妈有空了再接着讲，你也一定能见到这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

赵华正说着，解政委、刘主任来了。他们问起卫生队的工作，赵华把这几天前沿送来的新伤员和原住院的伤员情况都作了详细汇报，并叫小英子取来了病历。她细心认真的工作精神，是令人满意的。战争形势多变，解政委叫她对不同伤员抓紧处理，对往后方转送而不愿离开战场的要多做些思想工作，对能重返前线的轻伤员要抓紧治疗。从谈话里，赵华感觉到前线部队又要投入新的战斗，便问道：“解政委，停战谈判是不是进展得不顺利？又被敌人破坏了吗？他们这几天增加了轰炸，我看是有来头的！”

解政委说：“彭总早说过，对付狡猾的敌人，我们历来两手准备。敌人很迷信他们的‘优势’。他们越是疯狂，也就失败得越惨。”

刘庆亚主任是陕西人，乡土口音很重。他说：“帝国主义就是那属核桃的吆，咧要砸着吃哩！”

解政委接着说：“有些工作，如欢迎祖国亲人，战斗动员，后勤保障，保卫江岔，修筑坑道，严团长回来后还要开会研究部署。你们组织的医疗队要随时做好去前沿阵地救护伤员的准备！”

“老严快回来了吗？”赵华问道。

解政委说：“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平谈判无法继续下去。

严团长已随我方代表团离开会场。可能快回来了。不过，他接着要去师里参加总部首长召开的作战会议。”

赵华说：“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要走。”

解政委和赵华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互相了解，笑笑说：“赵华同志，这样安排你不会有意见吧？”

赵华理解解政委的意思，说道：“老解，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你还不了解？我是说，战斗一来就紧张了。是不是彭总又要亲自到前边来了？”

解政委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江岔是咽喉地带，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彭总一直很关心我们团的战斗。这次战斗我们一定要打出军威来！”

赵华送走解政委和刘主任，便端上衣服往河边走，她想抓紧时间洗出来，好投入其它工作。她和小英子来到河边，选了几块干净的平石头当洗衣板用，两人把衣服绷带往水里一按，清澈的水里“咕咕噜噜”冒起一层层透明的水泡，水泡顺着激流淌走，溅碎在远处的浪花里。

小英子怕把衣物冲走，从水底捞起一块扁圆的石头压住，见上边长满绿苔青锈，想换手擦掉，不料滑脱了，“咚”一声落下去，水珠子溅了她和正蹲着低头冲洗绷带的赵华一身，小英子笑得一只脚掉进水里，灌了一裤筒水。

赵华也乐了，笑得只捂肚子。最近几天她没有很好休息，老是感觉到头脑昏沉，被凉水一激，才感到清爽多了。她把洗好的衣服搭在岸边草丛里晾着，想逗一逗调皮的女儿，见脚底下有一只被笑声惊出的小青蛙，轻手轻脚地捉住攥在手心里，走过去说：“英儿，妈送给你个好宝贝，快把手伸过来接。”

小英子伸出手。赵华把小青蛙放到她手里说：“英儿，抓